

石鼓三韵

杨华方

帝王停辇处

今年以来，有个叫“土豆”的博主很火，他讲家乡湘潭的石鼓，讲唢呐、油纸伞，讲明朝正德皇帝曾在哪里下马，哪里巡游。很多人质疑：帝王巡游，向来偏爱天下名山大川、繁华胜地，怎会在偏僻的石鼓山野驻马驻足？

入夏，我来到铜梁山下，探访正德皇帝的传说行迹。

湘潭石鼓镇背靠铜梁山，涓水河绕着村子缓缓流过。传说当年正德皇帝南巡，车马行至铜梁山脚，忽然，一阵唢呐声顺着风飘过来。那声音带着浓浓的山野气息，高亢却不刺耳，热烈又很沉稳。正德皇帝当即命令勒住马缰，驻足细听。他又见田间一块形似大鼓的花岗石，还有大鼓旁边的石锣、石钹、石梆等奇石，问，田里怎么会有石头鼓乐？

随行李丞连忙叫来当地老者询问，老者说，当年封神之后的崇黑虎受封南岳圣帝，赴任途中在此小憩，临行匆忙，将随身的行军乐器弃于田间，久而久之化作这片奇石。也有说是他见当地百姓饱受洪灾之苦，点化巨石为石鼓，为百姓助威驱洪，守护一方乡土。除此之外，当地还有“石鼓自鸣，则有兵革”的古老谶语，为这块奇石又添了几分神秘色彩。

正德皇帝听得入神，抬眼间，又看见田间河畔，几位乡下女子撑着绘有花鸟虫鱼的油纸伞，缓步走在田埂的小路上。质朴嘹亮的唢呐、充满神话色彩的石鼓、清雅灵动的身影，打动了帝王。他便弃辇停驻，在这片山野驻足流连。

传说也许只是传说。但很多人只当石鼓是普通山村，却不知这里文脉绵延千年，非遗烟火生生不息。石鼓唢呐和油纸伞，是刻在当地人骨子里的乡土印记，也是这片山水最动人的底色。在石鼓，红白喜事，节庆丰收，祈福迎春，凡有仪式，必有唢呐。办喜事时，唢呐嘹亮热烈，吹得满堂喜气，烟火温热；遇白事时，唢呐低沉悠远，声声婉转寄托哀思，抚慰人心。乡人开山拓土，集体劳作，练兵聚力，也以唢呐为号。高亢的声响穿透山林，催人奋进，藏着山野人家独有的刚毅豪迈、质朴勇猛。而石鼓的油纸伞，又为山野添了几分温柔。石鼓匠人以竹为骨，以桐油为衣，纯手工打磨一把把纸伞。青山笼烟雨，山间行人撑伞徐行，意境清幽雅致。

一刚一柔，一响一静，让这片乡土既有热血气魄，又有温润底蕴。



游客在湘潭县石鼓镇铜梁村曹家坝瀑布游玩。 李建新 摄(湖南图片库)

古道与飞瀑

正德皇帝驻足间隐隐听见山间传来阵阵轰鸣，似鼓声阵阵，浑厚绵长。随行人疑惑田间石鼓无声，不解轰鸣何来。老者告知，这是深山飞瀑的流水之声。皇帝心生好奇，便循着声响，踏上铜梁古道，往山谷深处走去。

这条山间古道，依山而建，顺势延伸，起步的路段平缓舒展，蜿蜒在山林梯田之间，步履轻松，行路从容。行至中段，山路骤然抬升，层层石阶陡峭林立，笔直向上，如同登天云梯，行走其间，需手攀岩石，脚蹬石坎，步步艰辛。

当年湘军将士，常常踏着这条古道往返山野，磨砺筋骨意志。练兵，出征，远行，都有唢呐壮行，石鼓嘹亮的唢呐旋律让将士们热血沸腾。后来，这条练就湘军心性的砺志之路，又叫湘军古道。

沿着古道的崎岖，来至山谷深处，视野骤然开阔，一挂飞瀑赫然眼前，这是石鼓瀑布，也是方才阵阵轰鸣的源头。平日里的瀑布温婉清雅，大雨过后，山间万壑流水汇于此，瀑布便展露磅礴雄姿，常常形成九瀑齐落的盛景，激荡起漫天水雾，轰鸣震彻山谷。

石鼓瀑布不倚诗文造势，不与名瀑争名，却凭着层次丰富、气势磅礴的景致，自成一番气象。

顶峰人家

登高向上，便抵铜梁山顶峰。

石鼓铜梁山本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，属南岳余脉。登顶峰观雾台，只见烟岚氤氲，连绵山峦在云海间若隐若现，山下的湘军古道，两湘亭，四明山寺，均隐于云海之间。

据顶峰人家说，即便是太阳晴朗的天气，远山近树也是若隐若现，朦胧空灵。我身处清幽缥缈的意境中，有绝尘脱俗之感，马上想起南岳祝融峰的云海仙境，不知自己身在何处。

山巅之上，散落着原生态的山居村落。这里海拔偏高，水土洁净，空气清新。独特的山野环境，孕育出别处没有的地道风物，其中最让人难忘的，就是顶峰人家的土猪腊肉与山湖鲜鱼。

顶峰人家一直保留着最原生态的养殖和古法制作工艺。山里土猪全程山林散养，吃野草杂粮，肉质紧实鲜香。每到秋冬时节，村民便用古法腌制，以山中柴火慢慢烟熏，做出的腊肉色泽红亮，肥而不腻，瘦而不柴，带着集市上普通腊肉复制不出的醇香。

山里的铜梁湖，由高山泉水汇聚而成，水质清澈甘甜。湖里的鱼常年畅游在低温山中，生长缓慢，肉质细嫩，入口清甜爽口，保留了最纯粹的山野本味。

当地人做菜，深谙好食材无需多修饰的道理。清蒸腊肉，最大程度保留腊香醇厚，入口软糯回甘；山泉鲜鱼略煎后清煮，辅以生姜和山椒，鲜香扑鼻，嫩滑入味。一桌朴素的山野家常菜，没有山珍海味的精致，却满是大山的馈赠，山泉的灵气。

据博主“土豆”透露，节假日游人如织，车都没地方停。当地政府在铜梁山下修建了一个停车场，自驾的游客有地方停车了。上山的路窄，纯朴的村民自发维持秩序，他们像“土豆”一样，为家乡的山水能吸引外地客人感到自豪。

站在山巅云海之间，品着地道山珍野味，心中豁然开朗。有人远赴名山大川，追寻人间仙境，殊不知有些仙境，就在身边。



顶峰腊肉（资料照片）



铜梁山下好风光。 李建新 摄(湖南图片库)

城市故事

岁月如潺潺溪流，于无声间悄然流逝，不着痕迹。在叶落的黄昏，身心倦怠时，总会寻觅心归处。那里不过一方朴素的老屋，几扇旧的木窗，半院闲草……抬手推开熟悉的木门，鼻尖夹住灶间漫出饭菜的温香，抬眼撞见窗棂透出暖黄的灯火，异乡清寒孤冷顷刻就会消散。

在故乡的老街里，是有个府前街和府后街的，顾名思义，肯定是衙门前后的两条街。我家的老屋子就在府后街，唤作“衙门背后”。府前街已经改名叫警予一路，府后街好像还是叫“衙门背后”。老府后街，是没有现在这么直的，而是曲曲折折的，街口也不是现在的街口。我记得小时候街口是有个很老的木质牌楼的，四柱三门，很旧很旧的颜色，如同饱经沧桑的老人，散发着孤傲和威严的气息。在当年还没有高楼的时代，行人远远就可以望见这座牌楼。那一刻望见，行路人心底空落落的角落，就会被这熟悉的一瞥填满。我并不知道这个牌楼的来龙去脉，但八十岁的老母亲还是对它记忆深刻。

那时候的街口对着一个古井。井的一头

叫西湖塘，另外一头叫“衙门背后”。一个横街叫菜场口，也就是现在的西湖塘菜市场。我仍然记得西湖塘古井的清凉，记得盖在古井上的凉亭。凉亭的屋顶，是檐翼式的，较为宽大，铺着青瓦，边沿微微地翘起六个小角。亭子比较简朴，并没有什么雕龙刻凤，也无栏杆。亭子的作用应该是遮风挡雨，防止灰尘、鸟屎之类的落入井里。凉亭全是青石板铺就，与街道是平的，没有台阶，四面八方的人们都可以直接进入到了亭子里来歇息。井很深，井道壁也是青石砌成，井口黑漆漆的，井道幽幽，仿佛通往地心的一条通道。小孩子们都喜欢趴在井口对着井大叫，听井里的回声。井口边结着青苔，苔痕浸着温润的深绿，沧桑的记忆定格在青石壁上。古井旁的木桶系着长长的棕绳，木桶漆了桐油，在井水的浸润下油光发亮。人们把木桶缓缓地放下，棕绳一甩，木桶调了个头，往水里一钻，就可以打上来一

桶清凉的井水。这个木桶坏了，似乎都有人自觉地换或修。我最记得，那些年的夏天还有人家会打一桶凉水，把西瓜放在木桶里沁凉，再拿回去分享给家人吃。儿时的记忆，一半留在落英缤纷的暮春，大半浸在暑气蒸腾的盛夏里，那些稀碎的往事，始终伴着街口那个古井。

从府后街进了牌楼口，两边都是歪歪斜斜的木屋，似乎都有几十上百年的历史。屋檐挨着屋檐，木柱连着木柱。邻里间几乎没有距离，两家隔着壁板都可以搭腔，你借一杯米，我递一根葱，家常便饭互通有无。街口有户人家姓周，他的名字很有意思，叫周农兵。他比我们大十来岁，整天虎着脸，我们都不敢靠近他家。他母亲是酱油厂的，每天都会担着酱油走过长巷，脸上的汗珠都是靠衣袖去擦，偶尔会停下来歇脚跟邻居唠唠。他父亲也是卖苦力的，跟周农兵一样的黑脸。其实他家也是本分人，没见过他欺负

别人，反倒看到不平的事，他还会出来打抱不平。现在仔细想来，应该是生活带给他们太多的心酸，所以未曾看到过他的笑脸。再过来几户就是向妹子家，他们家在这个街巷也是特别。几个孩子跟爸爸姓，有几个孩子跟妈妈姓。他们家的爷爷已经失聪多年，每天都可以听见他大着嗓门呼唤几个孙辈，乡音浓浓，隔着几道院墙，我们都能够听到。我们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们经常在他们家玩躲猫猫，他家的爷爷也是时刻看管着我们，怕我们磕着碰着。我不知道爷爷当年多少岁，但仍然记得爷爷当年胡子眉毛都是花白，背也有点微微的驼，精神却不错。经常是青布的褂子，很是干净整齐。很多年后，听到爷爷去世的消息，我眼睛湿润。多希望他还是坐在厅堂安静地看书读报，或站着门口眺望，扯着嗓门挨个呼唤着孙辈们的名字……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时光的缝隙似乎变得狭窄。城市依旧喧嚣，江水依旧缓缓流淌。有轮渡的气笛声从远处传来，低沉而悠长，像时光的一声叹息。有人从我身边走过，步履匆匆，带着城市人特有的焦虑和疲惫。而我只是坐在这方小小的天地里，透过时光的缝隙，回望过往。

作家写作家



胡宗健先生已于2022年6月18日离开了我们。

先生一生坦荡刚正，治学纯粹求真，是湖湘文学评论界卓然挺立的前辈先贤。多年以来，我常读先生文论，字里行间皆得启迪，心生仰慕。只是世事缘浅，我与先生仅有一面之缘，那年冬日的一席闲谈，竟成永诀，思之怅然，感念至今。

2022年1月24日，我随市文联主席刘翼平及市协诸同仁，走访慰问文学界前辈，首站便赴湖南科技学院拜望胡宗健先生。先生常年身遭疾患，却心神澄澈，神采矍铄，不见暮年颓态。围坐清谈之际，他细数永州文学经年流变，评析本土作家创作风貌，思路清明，语气温和而笃定。寥寥数语，质朴真诚，尽显文人纯粹坦荡的本色，令人心生敬畏。

我最早听闻胡宗健先生大名，是在1994年一场全国文学研讨会。亦是此番渊源，让我知晓文坛“南胡北雷”的一段佳话。

那年7月，我应邀赴京参会，张志民、牛汉、李国文、白桦、季红真、西川等文坛名家齐聚一堂，文风荟萃，思潮相融。签到之时，我登记零陵东安属地，负责签到的学者见之欣然问询，问我是否熟识胡宗健先生。我坦言素来拜读其文，却始终无缘相见。那位学者豁然笑道：“我亦未曾谋面，但在全国评论界，他是第一个敢与我公开叫板之人。”

后来方知，这位目光清朗、气度谦和的学者，便是素有评论界“惊雷”之誉的雷达先生。一句闲谈趣语，坦荡质朴，率真磊落，文人襟怀也。

自京城归乡之后，我反复对照品读二位先生的文论笔墨，方才明白那句“公开叫板”的深意。此非文人意气之争，亦非虚名高下之辩，而是治学之人不盲从权威、不依附时论、秉持文学本真的赤诚坚守。

20世纪90年代文坛，“南胡北雷”双星辉映，享誉全国。雷达先生立足京畿，以宏阔视野梳理全国文学脉络，研判时代创作走向；胡宗健先生扎根潇湘故土，深耕湖湘文学文本，聚焦本土创作，视角独到，不拘成规，勇于突破固化的评论范式。彼时雷达先生已是全国公认的评论权威，学界后辈与业内同仁多随其论调、依从时风。唯有胡宗健先生固守学术本心，不随波逐流，不曲意逢迎。每逢二人学术理念相异、评判视角不同，他便静心伏案，撰文立论，刊发于各大文学期刊。以文本为据，以学理为基，展开平等理性的学术探讨，坦诚思辨，公正治学。

世人常以为，笔墨辩驳易生隔阂，观点相争易起疏离。可二位先生相交，却生动诠释了君子和而不同的风雅。治学研讨，各持己见、据理力争；私交相处，彼此敬重、惺惺相惜。所有笔墨论辩，皆为探寻文学真谛，从未掺杂半分私怨私情，终成当代文坛一段温润的佳话。

2018年，雷达先生溘然离世；4年之后，胡宗健先生亦飘然归去。昔日南北双星、思辨交融的文坛盛景，自此悄然落幕，令人无限怅怀。

抚卷追思，落笔寄哀。回望胡宗健先生的一生，境遇数经变迁，身份几度转换，可赤诚报国之心、立身治学风骨始终未改。青年之时，他以身许国，满怀一腔热血守护山河。退伍归来，他立身杏坛，自普通中学教师起步，深耕数十载，终成大学教授。春风化雨，诲人不倦，培育无数文学后辈，滋养湖湘文坛新生力量。

教书之余，先生潜心理学评论，朝夕笔耕，久久为功，终成湖湘文论领域的中坚砥柱。文学湘军鼎盛之年，莫应丰、古华、韩少功、残雪、何立伟等众多名家，皆推崇先生独到的评论视野。每每新作初成，必与先生交流切磋，求教点拨。数十年来，省内外文学后进慕名求教者络绎不绝，先生以诚相待、倾囊相授，每一次倾心交谈，皆令晚辈豁然开朗、获益良多。

先生孜孜以求笔耕不辍，留下丰厚的学术遗存。《文坛湘军》《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·胡宗健卷》两部专著，系统梳理湖湘文学发展脉络，完整留存湘军军的创作成就与发展历程，成为研究湖南当代文学极为珍贵的学术文献。他在全国40余家文学期刊发表评论文章210篇，累计逾160万字。其文根植潇湘沃土，视野遍及全国文坛，以毕生心力浇灌湖湘文脉，为湖南文学的繁荣发展，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。

斯人虽逝，风骨长存。谨拟挽联一副，遥寄哀思：先生擎大旗，文学湘军声名已播遐迩；学子续前贤，潇湘文坛雄风再振神州。

窗外风雨渐歇，天地归于沉静，而心底绵长的追思，萦绕不绝、久久难平。此生一面之缘，短暂却璀璨，足以让我铭记终生、景仰一生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，胡宗健系中国作协会员。）

